

# 王安忆的 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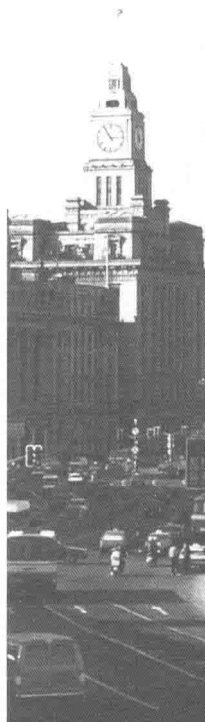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与故乡

王安忆 著  
陆宗寅等 摄影



# 王安忆的 上海

王安忆 著  
陆宗寅等 摄影



Copyright ©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王安忆的上海 / 王安忆著 ; 陆宗寅等摄 . —北京 : 生活书店  
出版有限公司 , 2016.7

ISBN 978-7-80768-158-8

I . ①王… II . ①王… ②陆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  
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4463 号

丛书策划 李 昕  
责任编辑 肖 严 李 娟  
装帧设计 罗 洪  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 
字 数 120 千字 图 134 幅  
印 数 0,001-5,000 册  
定 价 46.00 元

( 印装查询: 010-64052612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 )

## 目 录

- 001 南陌复东阡（代序）
- 010 城隍庙里的玩与吃
- 020 地母的精神
- 036 到图书馆去
- 042 办公室的回忆
- 050 屋顶上的童话
- 076 两个邮递员
- 082 打一电影名字
- 102 物质世界
- 110 出巡回来乐遥遥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16 | 茜纱窗下               |
| 128 | 街灯底下               |
| 136 | 忧郁的春天              |
| 152 | 泰康路一九五八            |
| 158 | 遍地民工               |
| 164 | 忧伤的年代              |
| 228 | 永不庸俗<br>——纪念鲁迅先生发言 |

## 南陌复东阡

（代序）

几乎是一整个九十年代，我都是从忧患中度过。母亲多病，一年里总有一度住在医院。病房在新建大楼的高层，可算得上那一片街区的制高点。走廊上有一扇侧窗，望出去是一片旧式弄堂的连绵屋瓦，夕阳的光里面，飞翔着黑色的斑点，是回家的鸽群。许多时间，是面了这扇窗过去，有时和我妈妈，有时只我自己。心里有一种伤痛，不知是被谁伤着了，分明是来自于无边无际的不可抗力。于是，又为这暂时的相守感到安宁。身在其中的城市就是这样，被自己的生活覆盖着，无论怎样拉开了距离，站在制高点，其实看来看去看到的，还是自己的内心。它的外部的光华，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，还有一些威容，这都是生活洇染的。

它在我的印象中，形状始终是模糊的，甚至是一座短暂逗留，言语不通的城市，我都比对它路熟。许多路的纵横关系我弄不清，当然我并不会担心迷路，自然而然地，我就会抵达我要去的那条路上。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，那就是无论怎样也走不到要去的地方。这种情形有些像“鬼打墙”，绕来绕去又绕回原地。当我长到可以和小朋友结



这条弄堂自我记事起，便拆除一面墙，与相邻的杂弄打通，杂弄又通向杂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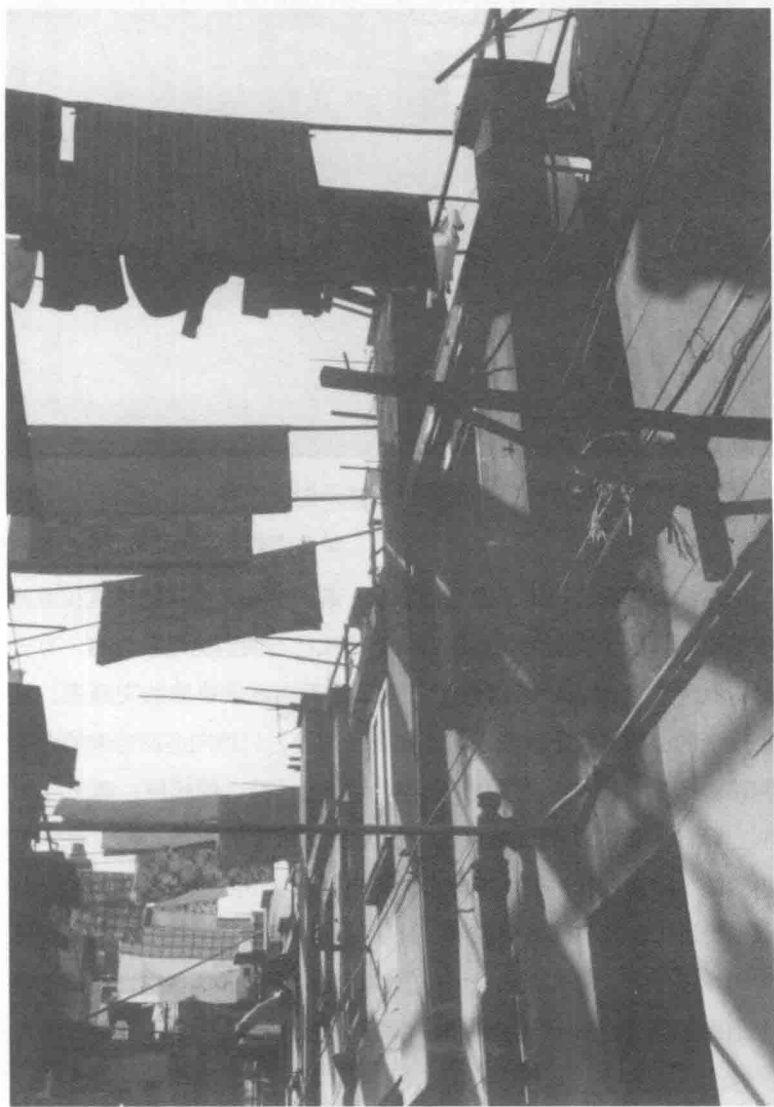
伴自由行动的时候，去到过许多地方，可我竟然一点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走到那里，又如何走回来的。记得的只是将近家门时刻，华灯初上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弯进弄堂，听见自己家那扇后门里边的油锅爆响声，心里涌起的一股厌倦又安定的复杂心情。这是成长中的一个阶段，处在荷尔蒙激增的不稳定中，心情是阴暗的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女生去到一个陌生的街区，没有来由地对其中一个生出憎恶，有心甩下她。我们疾走着转过几个街角，直到看不见她，也不让她看见。我们残忍地若无其事地走回来，各自回家。第二天，在学校里见面，彼此竟都像无事人样，她神情诡秘地诉说她昨日的遭遇。当她与我们失

散之后，一个人坐在街沿，记忆全消，不知道多少时间过去，忽有人与她说话，问她如何到了这里，她回答不出，那人便让她跟了走，她跟他一径走到了家，原来那人是她父亲的一个同事。这一段奇异的经历有些吓着我们，倒不是以为她真的在了什么险境里，而是这里面有一种森然：暮色里的街道，迷路，失忆和陌生人。这其实是生活的一种面孔，由于时间积压而形成的幽暗的内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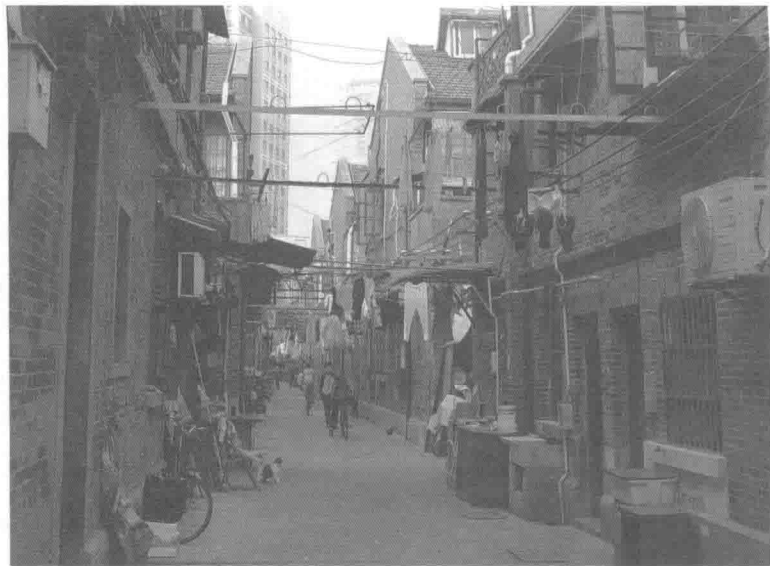
到目前为止，我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是从小长大，城市中心区的一条弄堂。这条弄堂自我记事起，便拆除一面墙，与相邻的杂弄打通，杂弄又通向杂弄，我的小学校也分散间杂于这片纵横交错的弄堂内。我完全无法画出一幅准确的地图，就像前边说过的，一个只不过住了几天的地区的方位与交通我反而经纬清楚。我至今也无法搞明白这些弄堂是如何交织一起，彼此间是什么关系。在我们小学校的某一个天井里，推开后门，忽然间静下来，一条鹅卵石路面在了眼前。这里有一股陡然的寂寞，其实也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间隙。我们的成长奇怪地与所居住地方的建筑格局唇齿相依。有一种心境，是被“后弄”这一式样标明。从这条后弄可走入我家的弄堂，这段旅程就像是一段孤旅。我至今也搞不清，在人口拥塞，四面八方奔跑着小学生的弄堂内，这一条短巷，如何会是难得有人。短巷的一面临了一排教室的窗，小学生的读书声，在这里显得格外清朗。偶尔有人走过，脚步击在鹅卵石面上，也是清冷的。这里关系到房屋的结构，问题就复杂了，而在我的心目中，它们稔熟到已经没了排序。拉开时间的距离，我只看得见自己像只虫子样，在水泥砖瓦的阡陌里徘徊，有一种盲目，令人心悸。

并不是说，这城市没有受光的面。当然是有，灯的光甚至比自然的，更为流利。可它到底是轻盈的，不大容易沉淀，而一经沉淀，就成了“垢”。我依然不明白这街区复杂的比邻关系。有一家复兴西餐社，据说旧称为“文艺复兴”，夏季时就将后院辟成露天餐座。这后院其实是一片空地，相当辽阔，远远的四边隐在灯光的暗处，更显得幽深。有一晚，我们一家在座上晚饭，夏日天长，所以没有黑尽。忽从空地那边，一排楼房的窗口，传出喊叫声，喊的是姐姐的名字，那里居然是姐姐同学的家。这名女生带领了弟弟妹妹一叠声喊我姐姐名字，声音里既有兴奋，又有讥诮。我姐姐先是笑，然后便窘得哭起来了。这片露天餐座是如何绕到了这同学家的窗下，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这同学分明住在一条庞大嘈杂的长弄里，却对了这片仲夏夜中的西餐座，座周围的树上，结了小电灯珠子，洁白的桌布上，立着烛台，烛光摇曳。这样的复杂街区结构，造成许多不期而遇，使得两个，或者三个四个本不相识的人，远兜近绕，相交起来，形成一种类似宗族的关系。举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有一回，我表姐带我去她朋友家，这朋友家是在我另一家表亲的楼下，而这朋友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个竟然是与我同校的女生。还是有相反的例子，有一些人，就与我相邻，在同一个街区走来走去，可是，数十年后方才认识。这些楼房蜂巢般的格子里，住着多少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，不知哪一天，有一个会与你的命运撞到一起。就这样，你在这些巢穴间的沟壑里走来走去，等待着传奇忽然间开头，不知觉中，走入了青春期。

由于是这样错综不可遁迹的街道与房屋，邂逅和失之交臂以同样的概率发生，我就老是觉着，在这水泥硬壳子里面，神秘地隐匿着既



老弄堂里的居民对阳光的渴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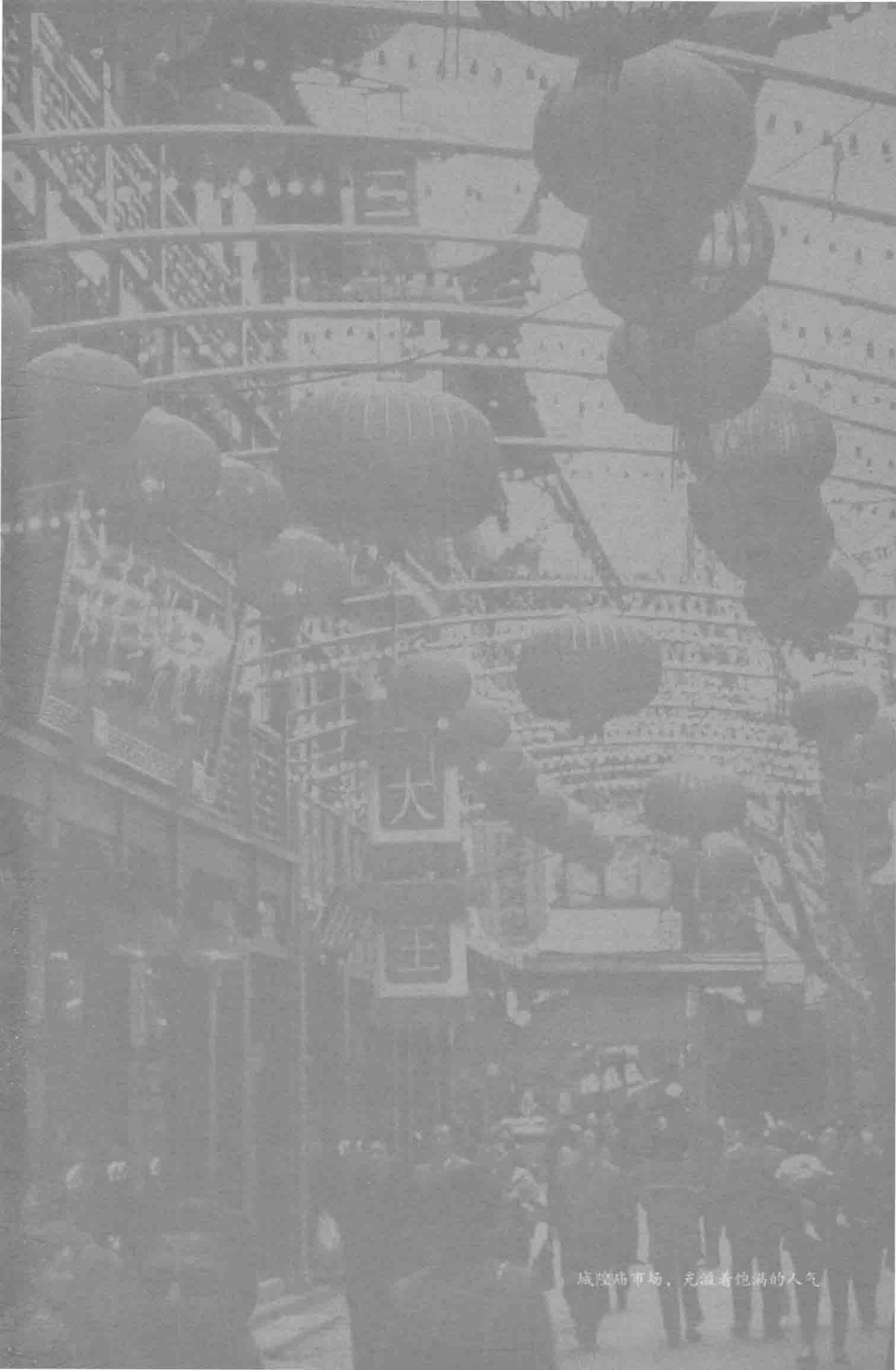
我至今也无法搞明白这些弄堂是如何交织一起，彼此间是什么关系

定的路线，它最终决定了谁与谁走在一起。现在，新型的建筑和道路改造已经拆散了这个街区，这城市的格式已与我们的经验背离。有一日，我无意间闯入一条旧弄，它夹在摩天楼玻璃幕墙的夹缝里，只剩残余的一截。我茫然四顾，不知身在何处，只得向迎面走来的老者问路。那老者正在沉思默想中，被我陡地一唤，惊起道：魂灵吓出哉！口音里带了些周遭地区的乡俚，是这城市的正传，将“魂”发出“活”的音。我也被他惊起了，弄内的杂音以及气味贴地而起，向我围拢过来，忽然间热泪盈眶，那隐匿在地表深处的路线在炎炎烈日中闪烁了一下，复又埋藏进圯颓的院墙屋檐底下。那些附在具体物件上的经验的记认在一瞬间来招领我了，而紧接着，又一撒手，放弃了我。

少年时离家，是在城市边缘的货车站登车出发。没有站台，枕木以及枕木下的碎石地基裸露出来，远近处蜿蜒着黑色的铁轨，天地变得高远空阔。送行的人站在车轮下，与车窗里的人需伸极了身体手臂，方可道握。这城市忽就变得粗犷彪悍，它陡然跳出窠臼，改变了形态。随了列车驶去，这城市逐渐呈现出它的全貌。我们所存于的局部，在它的深处，腹地的位置，完全可能与全局无碍。我睁开眼睛就看见的这个城市，其实就只是一个长满狗尾巴草和车前子的小院子。它小极了，也荒凉极了，可我却觉着它又大又繁荣。人家院里的夹竹桃伸过花枝来，人家院里的青枇杷落过来，是我的花期和收获季。在它贫瘠单薄的泥土里，也还滋长着西瓜虫、蚯蚓之类的生物。四壁围拢的空间里，也有人类的活动，那就是我，生长着，一直长到某一日，忽然发现它已经成为废墟。

王安忆





咸阳市市场，洋溢着饱满的人气



像我们这种新派的家庭，一九四九年以后，父母紧随解放大军南下，然后才定居上海的新市民，对城隍庙也就是一般没什么大的兴趣。偶尔也去过，可印象总是陈旧与嘈杂，与我们生活中那种崭新其实就是外来的气象很不协调。那陈旧与嘈杂里面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是没落的，又是热辣辣的，就像隔宿气，是不那么洁净新鲜，可却是饱满的人气。这大约就是市井气了。

我从我们家隔壁的男孩口中听到的城隍庙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他口中的城隍庙，充满各式各样的玩意儿。那全是我们经常出入的玩具公司、儿童商店看不见的。比如，他在弄堂里打着玻璃弹子，打着打着，很爱惜地拾起一颗，在手心里摩挲一遍，说：这是方才从城隍庙买来的，过几日还要去城隍庙买几粒。他有许多香烟牌子，粗糙的黄纸上，印着各种人物，颜色多是黯

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上海街道

(李章 摄)



“九曲桥便是一条九曲的队伍”，甬道上挤满了人

淡的，而且也涂不准，漫在轮廓外边，其中的人物呢，也面目模糊，可却披盔戴甲，裙袍羽翎，看起来有一股子戏台子的热闹劲。其中有一些女性，也是着古装，但看起来并不像戏曲中的旦行那样美艳，在粗糙黯淡的印刷之下，倒是有一种质朴的古意。那男孩子全能叫出香烟牌子上人物的名字，他将它们排开检阅一遍，然后说，过几日要去城隍庙买某某和某某。他经常跟随他的恩奶，即祖母，去城隍庙，此时，他的表情总是矜持着。在他口中，城隍庙还分新老两种，新城隍庙比较平凡一些，徒步便可走到，他曾有一次，大胆地带我去过。走到那里，已经暮色低沉，心里惶惶然的，完全没注意周遭的环境，只是紧紧跟随那男孩，走到一个露天的条案前，上面铺排着一些